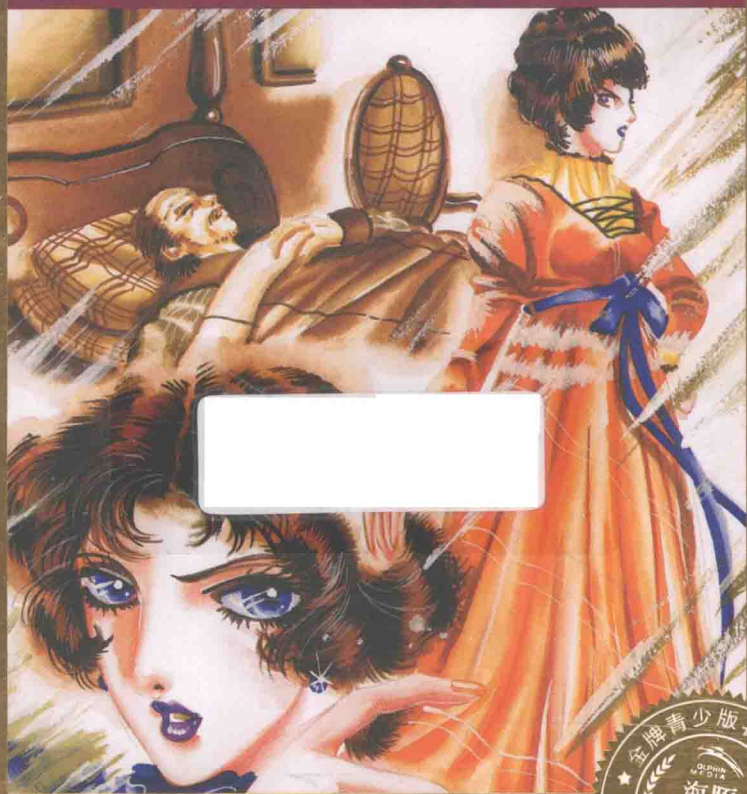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译 库

高 老 头

Gao Lao Tou

·青少版·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 青少版 •

高 老 头

[法国]巴尔扎克 / 著

杨 生 / 改写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老头 / (法) 巴尔扎克 (Balzac, H.) 著; 杨生改写. — 武汉: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6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ISBN 978-7-5560-0285-6

I. ①高… II. ①巴…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缩写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8951 号



高老头

(法) 巴尔扎克 / 著 杨 生 / 改写

责任编辑: 罗 萍 叶 朋

绘画: 彭小涛 效果制作: 刘 茵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武汉市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6.875 印张 彩插 6P

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60-0285-6

定价: 14.00 元

策划 /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 www.dolphinmedia.cn 邮箱 / dolphinmedia@vip.163.com

咨询热线 / 027-87398305 销售热线 / 027-87396822

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 / 湖北豪邦律师事务所 王斌 027-65668649

前 言

发表于 1834 年的小说《高老头》，是法国 19 世纪伟大作家巴尔扎克的优秀作品之一，它入木三分地刻画了资本主义世界里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在高老头的养育下一贯过着奢华的生活。她们一个高攀贵族，进入了上流社会，成了新贵雷斯托伯爵的太太；一个喜欢金钱，嫁给了银行家，成为纽沁根夫人。她们出嫁时，每人得到 80 万法郎的陪嫁，因此对父亲百般奉承体贴。但不久，这对宝贝女儿双双将父亲赶出大门，让他在破旧的伏盖公寓过着寒酸的生活。

高老头临死之前哭天喊地地想见女儿们一面，但这丝毫也感动不了女儿们的冰冷心肠，这使他悟出了金钱社会的残酷无情：钱可以买到一切，甚至买到女儿。高老头死后，拉斯蒂涅在他的两个女儿之间来回奔走，希望能筹措一笔治丧的费用，但是毫无结果，她们甚至连见都不见他一面，理由是：先生和太太谢绝一切宾客，他们的父亲死了，都悲痛得不得了。最后，在送葬的行列里，出现的是这两家“有爵徽的空车”。巴尔扎克用他辛辣的笔，把这两个女人卑鄙的心理、虚伪的面孔、

毫无人性的冰冷心肠揭露得淋漓尽致。

巴尔扎克不愧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他的《人间喜剧》收入长、中、短篇小说 90 多部。他用小说反映时代，也用小说研究时代。因此，他的小说完全称得上是一部艺术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世界文学，不可不读巴尔扎克，读巴尔扎克，不可不读《高老头》。

目 录

—————

一	伏盖公寓	1
二	两处造访	36
三	出道之初	67
四	鬼见愁	115
五	两个女儿	165
六	父亲之死	196



一 伏盖公寓

故事发生在1819年。

伏盖太太在巴黎开一家兼包客饭的公寓，已经40年了。

公寓坐落于拉丁区和圣马尔索市郊之间的新圣热那维芙街的下段，那地方通向弩前街有一个斜坡，坡度很陡且崎岖不平，因此很少有马车从那儿走。这些街道紧紧挤在恩典谷修道院和先贤祠之间，两座建筑物双双射出肃穆的阴影，使四周的气氛更加寂寥。街上，铺路的石块干巴巴的，阴沟里既无污泥也无浊水，沿着墙根杂草丛生。街面上的房子不是公寓就是机关，一堵堵墙壁让人联想到监狱。偶有马车经过，整条街都会被惊动。

在巴黎，再也找不到另一个更不为人所知、死气沉沉的街区了。尤其是新圣热那维芙街，无论用什么灰暗的色调和沉闷的语言来描述都不过分，就像游人踏入地下墓穴，每下一个台阶，光线就愈加晦暗，导游的声音也愈显得空洞一样——枯竭的心灵与空无一物的骷髅相比，你说哪个更可怕？



伏盖公寓的正面是一个小园子。在房屋与园子之间，沿着正墙有一条铺着石子的微凹的墙沿，宽约两米。墙沿前面，开了一条砂子甬道，两旁排列着蓝白双色的大陶盆，盆里种着天竺葵、夹竹桃和石榴。甬道口有一扇门，门上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伏盖公寓。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本店兼包客饭，欢迎男女宾客光临。白天，从带响铃的栅栏门望去，在小石板路的尽头，临街的那堵墙上画着一个淡青色的神龛，大约是本区画家的手笔。神龛内画着一尊爱神像，对象征画入迷的人也许只要看一眼画像上剥落的釉彩，便可联想到荒唐的巴黎式爱情。而不远处，正有一处治疗此病的场所。底座上的铭文已经模糊，让人联想到当年伏尔泰重返巴黎时人们出于对他的崇拜才竖起的这件装饰品。铭文上写着：

无论你是谁，此人就是你的导师。

过去是，现在是，或许将来还是。

到黄昏降临时，栅栏门便换上门板。小园子的宽度与正墙的长度相等，园子两旁的墙，一边临街，一边是与邻宅共有的界墙，界墙上满是常春藤，引人注目。每一面墙上爬满了果树枝和葡萄藤。沿着每一堵墙，各有一条窄窄的走道通向椴树丛。两侧走道之间，是一方朝鲜蓟，两边种着修成纺锤形的果树，围了一圈生菜、香芹之类的蔬菜。椴树荫下，有一张绿色圆桌，桌边放了几张椅子。在气温高得能孵小鸡的三伏天，口袋里有几个小钱的主顾就坐在这儿喝咖啡。

屋子有四层，四楼之上还建了一排用碎石砌成的阁楼，涂成了黄色——巴黎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涂上这种颜色，不堪入目。每

一层楼上开了五扇百叶窗，窗上镶嵌着小块玻璃，并配有遮光帘，帘子高高低低，杂乱无章。房子两侧，每层也都有两扇百叶窗，底层的百叶窗外圈还围着装有铁丝网的铁栏杆。房子后面是一个大院，猪、母鸡、兔子在里面相安无事、和平共处。院子有一道小门通向新圣热那维芙街，房里的垃圾便从这道门里清出。

屋子底层供房客公用，从临街的两扇窗采光，另有一扇落地门窗通往园子。客厅一侧与餐厅相通，餐厅和厨房中间隔着楼梯，楼梯的踏板是用木板和彩色地砖拼成的。客厅里摆着单人沙发和套有下摆带须的褶皱布套的椅子，那些褶皱时而灰暗，时而光亮，看上去一副凄凉相。客厅中央摆着一张圆桌，灰色大理石的桌面上放着一套现今到处可见的白瓷茶具，茶具上镶的金线已剥落大半。屋里的地板很差，护墙板上贴着漆布，漆布上有彩绘图案，图案表现的是费纳龙的名著《戴莱马克》中的主要场景。两扇百叶窗之间的墙壁上，是一幅加里普索宴请乌里斯的儿子的画面。40年来，这幅画常常是年轻房客说笑的引子，嘲笑自己因为穷而不得不将就的饭食，以此表明他们的身份比现在的处境要高得多。石砌的壁炉膛里干干净净，说明平时根本不用。壁炉上沿两边摆着插满纸花的花瓶，用罩子罩着，显得十分陈旧；当中放着一只形状丑陋的灰蓝色大理石摆钟。这间客厅散发着一股难以言说的怪味，也许可以叫作“公寓味”吧。这种味道给人以闭塞、霉烂和陈腐的感觉，冷飕飕湿漉漉，仿佛能渗入你的衣服。与客厅相通的餐厅情况更惨，护墙板的颜色已分辨不清，连底色上也是污迹斑斑，组成一幅狰狞怪异的图案。几张油腻腻的餐橱紧靠着墙站着，里面放着暗淡无光的长颈大肚玻璃瓶、波纹状的镀锌垫子和一叠叠杜尔奈产的蓝边厚瓷盆。在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个多格橱，每一



格都标着号码。房客存放的餐巾，上面不是有油污，就是有酒斑。一只绿色的火炉，几只油灰积垢的甘凯吊灯；一张长长的餐桌上面罩着块油腻的漆布，调皮的食客可以用手指在上面划出自己的名字；几把缺胳膊断腿的椅子，几块可怜兮兮的擦鞋草垫；还有一些小脚炉，孔儿凹凸不圆，铰链脱落，木架子已经烤得乌黑了。

这屋子最神气的时间是早上7点左右。伏盖太太的猫赶在主人之前出现，跳上餐橱，嗅嗅橱里盖着盘子的牛奶，发出呼噜声，这是它每天的必修课。不久，寡妇露面了。她古里古怪地戴着一顶罗纱无檐网眼帽，帽下一圈凌乱的假发，脚上一双歪歪扭扭的拖鞋。一张憔悴而多肉的脸色，正中隆起一个鹰钩鼻子，一双手小而滚圆，身材胖鼓鼓的就像教堂里的老鼠。她的胸脯鼓胀，耸耸晃晃，与这间透着阴气、暗藏着不法交易的餐厅倒很相配。她呼吸着室内暖烘烘的臭气，神态反而显得清爽。她的眼睛四周布满皱纹，表情可以从舞女的满面笑容瞬间变成逼债者的穷凶极恶。总之，她整个人足以说明公寓的内涵。伏盖太太50岁上下，跟一切经历过忧患的女人一样，眼神无精打采，带着女掮客的虚伪表情，为改善自己的境遇可以不择手段，如有可能，甚至会将保皇党领袖乔治或皮什鲁出卖。她从不提起伏盖先生是个怎么样的人，只是说，他遭遇了不幸。他给了她一双淌不尽眼泪的眼睛，给了她这幢过日子的屋子，并且给了她不必同情任何人不幸的权力，因为她已经受尽了人间的一切苦难。

胖厨娘西勒维一听到女主人急促的脚步声，便赶紧去打点房客们的午餐。一般包饭的客人，通常只包每月30法郎的一顿晚餐。

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伏盖公寓里总共有7位房客。在二楼有整幢屋子最好的两个套间，伏盖太太占了较小的一间，另一间住着古杜尔太太，她已过世的丈夫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一名军需官。和她同住的是一位小姑娘，名叫维克多莉娜·塔勒费，两人情同母女。这两位女客的膳宿费为每年1800法郎。三楼的两个套间，一间住着一个姓布瓦雷的老头，另一间住着个40岁上下的男人，戴着一头黑色假发，染了鬓角，自称以前做过生意，叫作伏脱冷。四楼有4个房间，老姑娘米肖诺小姐住了一间，另一间由一个从前做通心粉和淀粉买卖的面粉商住着，大家叫他高老头。还有两间是为“候鸟”准备的。“候鸟”是指穷困的大学生，他们像高老头和米肖诺小姐一样每月只能付45法郎的膳宿费，面包又吃得多，因此伏盖太太只有在等不到更有钱的房客时，才让他们住进来。现在，这两间中的一间就住着一个年轻人，他是从昂古莱姆地区来到巴黎学法律的，他家人众多，一家人省吃俭用，为的是每年给他汇去1200法郎的生活费。他叫欧也纳·德·拉斯蒂涅。

四楼顶上有一个晾衣间和两间阁楼，小听差克利斯朵夫和胖厨娘西勒维各住一间。

除了7位房客之外，伏盖太太每年好歹有8个学法律或学医的大学生以及住在附近的两三位常客在她那里包一顿晚餐。可容纳20人的餐厅，晚餐时常坐到18人。不过，只有中午7位房客用餐时，才有些家庭的气氛。每个人下楼时都趿着拖鞋，毫无顾忌地对晚餐客人的衣着神态以及隔夜新闻评论一番。

伏盖太太以天文学家的精确度，根据7位房客所交膳宿费的多寡，给他们以不同的关照。三楼的两位房客每月只交72法郎，这么便宜的价钱恐怕只有在圣马尔赛区，在女修院和救济



院之间的那个地段才能找到。这表明伏盖公寓的房客们在经济上总有一些难言之隐，因此这座公寓内部的寒酸相也在这些房客的穿着上表现出来了。男人穿的礼服颜色已经落伍，衬衣也快磨破，靴子则像是有钱人扔在什么角落里的东西。女人的裙子早已过时，重新染上的颜色也已褪了，裙子的花边一补再补，手套用得发亮，领套总是呈暗黄色，方头巾已经磨得几乎透明。不过，他们的衣服虽然不堪，身体却大多结实得很。他们经历过人世间的风风雨雨，一张张冷冷的、死板的脸，就像停止流通的旧硬币那样毫无光泽。

老姑娘米肖诺小姐疲惫的眼睛上方，套了个用铜丝箍了一圈油腻兮兮的绿色塔夫绸的遮光帽檐，流苏零落的披肩似乎罩着一具枯骨，那模样真能把怜悯女神吓一大跳。当年她大约也曾楚楚动人，那为何如今却形销骨立？是不是她年轻时谈情说爱太多，荒唐过分，或者干脆就是个妓女？是不是她以前做过劣等化妆品或其他什么生意，因过于贪婪过于算计而变成现在这副德性？她的声音如同深秋林中尖利的蝉鸣，枯萎的脸令人毛骨悚然，眼白中有一股肃杀之气。她自称曾经照料过一个患膀胱炎的老人，而老人则留给她1000法郎的终身年金。那些原以为老人没有经济来源而将他抛弃的几个子女，这以后却动不动就来跟她吵闹，她听够了他们的恶意中伤。米肖诺小姐的容貌虽然被情欲摧残得厉害，但肌肤之间却还有些白皙细腻的痕迹，似乎她身上还有些残存的美。

布瓦雷先生几乎是一架机器，当他走在植物园旁的小道上时，那模样使人想到幽灵：头戴一顶肮脏的大盖帽，有气无力地拄着一根手杖，手杖的牙球柄已经泛黄，皱巴巴的礼服下摆掀动之际，露出看上去空落落的短套裤，套着一双蓝色长筒袜

的小腿总像醉汉似的瑟瑟发抖。他的白背心很脏，粗布领套的花边皱缩着，与他那火鸡似的脖子上围着的一条绳状领带搅在一起。这人以前是干什么的？什么样的工作使他如此干瘪？哪一种情欲把他这张脸变成了猪肝色？也许他在司法部供过职，经手过刽子手交来的杂费单据：诸如为杀害双亲的凶犯蒙头的黑布、刑台下铺的糠、挂铡刀的绳子等等开的单据？也许他曾是屠宰场的税务员，或是卫生部门的视察官？总之，此人似乎曾经是系在我们这个巨大的社会磨盘上的一头驴，一个始终不知道谁是牵线人的傀儡，一个社会上种种不幸和劣迹赖以产生的环节。

伏盖公寓开业的前30年中，很少有年轻人入住。可如今，却住着一个可怜的少女和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在那些房客中，这两个人显然与众不同。他们就是维克多莉娜·塔勒费和欧也纳·德·拉斯蒂涅。

塔勒费小姐的经历可以写一部书。她那富有的父亲自以为有理由不认这个女儿，拒绝把她留在身边，每年只给她600法郎，剥夺了她财产继承人的资格，以便把全部财产传给他的儿子。塔勒费小姐的母亲在痛苦绝望中投奔远亲古杜尔太太，不久便死在那里。于是好心的古杜尔太太把塔勒费小姐当做亲生女儿般抚养成人。可是，古杜尔太太除了丈夫留下的一点点预赠年金和抚恤金外一无所有，一旦她撒手西归，撇下这个既无人生经验又无资产的姑娘，塔勒费小姐就只有听任社会摆布了。这个好心的古杜尔太太每个礼拜天都要带塔勒费小姐去做弥撒，每隔半个月带她去忏悔一次，想方设法让她成为一个虔诚的信女。古杜尔太太想得没错，宗教的情感可以给这位弃女带来生活的希望。塔勒费小姐依然爱着她的父亲，每年都要回家向父



亲转达母亲临终时对他的宽恕，但总受到父亲的冷遇。而且4年中，她的哥哥一次也没来看过她，更不要说给她什么帮助了。但塔勒费小姐仍然毫无怨言地为他们祈祷，并恳求上帝能擦亮父亲的眼睛，感化哥哥的心灵。古杜尔太太和伏盖太太只恨词典上可供咒骂的词太少，没能让她们将那个混账百万富翁骂个痛快淋漓。每当此时，塔勒费小姐的话总是语调柔和、用词委婉，好似受伤的野鸽，即便是痛苦的呻吟，也表现着她的爱。

这位年轻的少女就像一株新近被移植的灌木，因水土不宜而叶子萎黄。她皮肤白净，却略显病态。生活在这座公寓里多数人所具有的忧郁症，她也染上了：整日无精打采，显得虚弱而寒酸。然而，她毕竟不是老太婆，动作和声音常显出年轻人的轻灵和活泼。她心情好的时候，苍白的脸上会泛出红晕，加上黄褐色的头发，苗条的身材，有那种近代诗人在中世纪小雕像上所发现的秀美气质。她那灰褐色的眼睛，顾盼之际表现着一种基督徒式的温和与隐忍，朴素的装束勾勒出年轻而匀称的身材。可以想象，当她沉浸在幸福中时，一定非常动人，因为幸福会给女人带来诗意。倘若爱情使这双忧郁的眼睛重新绽放光彩，塔勒费小姐大可跟世上最美的姑娘一比高低。

欧也纳·德·拉斯蒂涅有一张地道的南方人的脸：皮肤白皙、头发乌黑、眼睛湛蓝。其风度、举止和姿态，都显示出他幼年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以断定他出身于贵族家庭，尽管这个家庭目前已经衰败。他衣着朴素，通常只穿些隔年的旧衣服，但有时他也会打扮得风度翩翩地出门。平日里，他只穿一件旧礼服，里面是一件旧背心，黑色的旧领带随随便便地系在脖子上，就像一般大学生一样。他的裤子跟上装差不多，靴子已经换过底了。



从年龄上说，40岁上下染了鬓角的伏脱冷正好介于两位年轻人与其他房客之间。人们看到他，都会认为他是一条汉子。他肩膀很宽，胸部发达，肌肉隆起；双手指关节处长着一簇簇浓密的红棕色汗毛；脸上也过早地刻下了一条皱纹，给人以冷峻的感觉。可是看他与人交往时随和亲热的样子，又好像不是那样的人。他的嗓音介于低音和中音之间，恰与他粗犷而达观的性格相配，绝对不讨人厌。他老是面带笑容，殷勤得很，有什么锁坏了，他能迅速拆开，三下五去二地摆弄一番，上点油，再锉一锉、磨一磨，重新装配起来，嘴上还说着：“这个我内行。”而且，对于轮船、海洋、外国、做生意、各种人物、时事、法律、旅店、监狱等等，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如果有谁唉声叹气，他会立即前来帮你排难解忧。他好几次借钱给伏盖太太和某些房客，当然向他借钱的人死也不敢赖账，因为他尽管外表随和，但那一道深沉和坚决的目光向你射来时，实在令人心惊肉跳。看他吐口水的架势，你会感受到一种磐石般的沉着和冷静，让人觉得，如果他想要摆脱什么困境的话，即便是杀人也不在乎。他又像一个严峻的法官，犀利的目光似乎能看透所有的问题，包括各人的心事和他们的情感。他的生活习惯是午餐后出门，回来用晚餐，然后又出去，到半夜回来，用伏盖太太给他的一把钥匙开门——这种待遇也只有他一个人享受得到。不过他待这位寡妇也不错，常常搂着她叫“妈妈”。可惜这种奉承“伏盖妈妈”难以深加体会，她还以为这是随便就可以做到的事，却不知只有伏脱冷才有那么长的胳膊，能够搂住这个粗大的腰身！他的另一个特点是每个月很阔气地花掉15个法郎，为的是饭后喝一杯兑酒的咖啡。伏脱冷了解或能猜出他周围的人的状况，却没人能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忙些什么。



表面上的热情与随和，似一道墙壁挡住了别人直接了解他的途径。但是，他不时又表现出另一些性格，令人感到深不可测，甚至害怕。他肯定读过一些文学作品，有时心血来潮，也会发几句与拉丁讽刺诗人朱费纳勒的诗句相当的牢骚，无情地嘲讽法律，鞭挞上流社会，攻击它们自相矛盾之处，似乎他对社会抱着仇恨。而他的内心深处，还谨慎地藏着一些秘密。

也许是无意识的，塔勒费小姐怯生生的目光和私下的念头，常常被伏脱冷和拉斯蒂涅所吸引：中年人充满力量，大学生年轻俊美，这些都时时感染着她。但是，这两位似乎谁也没注意到她。都说天道无常，不定哪一天，塔勒费小姐会成为具有富裕陪嫁的求爱对象。

欧也纳·德·拉斯蒂涅从住到这里的第二年开始，发现18位吃饭的客人中，最显眼的要数经常受人嘲弄的出气筒——即大伙称之为“高老头”的面粉商。真不明白，为什么这位最老的房客，就该忍受众人对他带有仇视的轻蔑甚至虐待，以及对他的不幸毫无恻隐之心的态度呢？难道他的某些怪诞可笑之处比社会上的恶行更不可原谅吗？

高老头69岁，自1813年停止做生意后，就住进了伏盖公寓。起先，他住的是古杜尔太太现在住的套房，每年付1500法郎的膳宿费。他当时的气派，仿佛多5个路易或少5个路易都无所谓。伏盖太太预收了一笔补偿金，把三个房间重新装饰一番，添置了一套廉价家具，还有黄色棉窗帘、粗制羊绒面的安乐椅、几幅胶画，以及连乡村小酒店都不用的糊墙纸等。那时候，高老头还被人尊称为“高里奥先生”，也许是他花钱大手大脚满不在乎，伏盖太太便把他当作了不领市面的傻蛋。高老头搬来时箱笼充实，衣履被褥等都很讲究，表明这位商人很会享受。伏

盖太太特别羡慕他那18件荷兰衬衫，除质地优良外，纱巾围上
还扣着两枚大钻石别针，中间系着一条小链子，穿在身上特别
神气。平时，他穿一件海蓝色上衣，每天换一件雪白的细格布
背心，罩着他那个滚圆的大肚子。行动之际，肚子自然抖动，
把一件系在裤腰上挂着各种饰物的粗金链子震得一蹦一跳。他
的鼻烟盒也是金的，里面有一个装满头发的小圆盒子，仿佛他
还有风流韵事。当房东太太说他“风流”时，他嘴边会立刻浮
起笑容，就像有产者欣赏别人对他所爱之物的恭维。他的柜子
里装满了日常使用的银器。伏盖太太殷勤地帮他整理这些东西
时，眼睛顿时发亮：长柄大汤勺、羹匙、杯盘、油瓶调料瓶、
汤碗、镀金的早餐用具，还有几件有相当分量、他舍不得扔掉的
旧式器皿。他拿过一只盘子和一只盖上有两只斑鸠互啄的小
碗，对伏盖太太说：“这是我妻子在我们结婚周年纪念日时送给
我的礼物。可怜的好人哪！她把做姑娘时积下的私房钱都用上
了。您看到了吗，太太？我宁可双手刨土也不会把这些东西扔
掉。感谢上帝！现在我可以每天早上用这只小碗喝咖啡了，我
用不着发愁，有现成饭吃的日子还长着呢！”

临了，伏盖太太的那双鹰眼在账簿上看到了几笔款项，粗
粗相加，高里奥这个好人每年有8000到10000法郎的收入。从
这天起，年纪已48岁却说自己只有39岁的伏盖太太，便开始有
了心事。

高里奥双眼的内眦已经外翻，且已浮肿下耷，他经常要用
手去抚摸，但伏盖太太仍觉得这副相貌还很体面，讨人喜欢。
他那多肉而突起的腿肚子，像他那长方形的鼻子一样，暗示他
具备伏盖太太所看重的品性。而那张满月似的圆脸和一副天真
痴憨的神态，也是对他品性的一个有力旁证。伏盖太太理想中

